

## 孫中山的詩與聯

陳關榮

2011年夏

小時候，每年的暑假都在家鄉中山南朗茶園村度過。那時候的所謂回鄉度假，無非是上山砍柴、下水捉魚、爬樹摘果、打鬧嬉戲，以為那裏不過是童年的一個樂園。長大後讀了一點鄉史，才知道南朗原來還是現今中山地區最早有人類聚居的地方——從石器時代起，人類就已經在此地生息勞作、繁衍至今。

現在的中山，歷史上稱為香山，到了1925年4月16日才因紀念孫中山先生（1866年11月12日—1925年3月12日）而改名。北宋地理學家樂史編撰的《太平環宇記》中有關於這個地方的描述：“香山在縣南，隔海三百里，地多神仙花卉，故曰香山”。歷代的《香山縣志》中更有繁多的相關歷史記載。

中山境內，自史前到春秋戰國、先秦兩漢等時期的古遺址比較集中的地方都在南朗一帶。南朗在過去百年的考古中有過很多驚人的發現，出土了大量五千多年前即新石器時代晚期的磨製石器，包括石鏃、石斧、石錘、石餅、石礪等物件，還有完整的彩陶圈足盤、彩陶碗、夾砂陶釜、陶器座、陶拍、陶支腳等器皿。與距今六千至四千年前黃河流域的仰韶文化時期相比較，可知古人生活中最常用的彩陶器皿當時就已經流傳到了此地。到了元朝，大量的中原氏族長途跋涉，幾經遷徙來到這裏定居。首批移民初來此地，因見村南有大片俗稱為萌的蘆竹林，為村子取名“南萌”。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央政府施令在全國範圍內規範各處地名，地方政府才將“萌”字改為“朗”，沿用至今。

家鄉南朗的茶園村細分為茶東和茶西兩半。整個茶園村，單一陳姓。陳氏宗祠位於茶東一側，也就是我和父母祖輩的故鄉。據祠裏保存至今的清朝乾隆二十一年即1756年的手抄本《陳氏族譜》記載：茶東村的陳氏始祖叫玄保，名尚志，號貞六裏，北宋時期從閩南流遷至香山茶園之東定居。

整個南朗地區位於花團錦簇、香飄四溢的五桂山下，其中茶園村與孫中山故鄉翠亨村毗鄰相望。孫中山本名孫文，字德明，號逸仙，流亡日本時曾化名中山樵，後人慣以中山稱之。1866年11月12日，孫中山誕生於這個原來並不起眼的雜姓村落。現在聞名於世的南朗翠亨村孫中山故居是中山地區唯一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是孫中山長兄孫眉（1854—

1915)於1892年從檀香山匯款回來，由孫中山主持建成的。孫中山在上面留下一副對聯：“一椽得所，五桂安居”。

在天晴日麗或秋高氣爽之際，如果您站在南朗地域高處，面向東方，就可以遙遙望到珠江口出海處。您還能看到那裏有一座圓形山峰屹立海面，名叫金星山，其左右兩邊各有一座比它略為高大的島嶼，三者合一，形似“雙龍戲珠”。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被挾經此地而橫渡零丁洋（也稱作伶仃洋）時，寫下一首不朽的明志詩篇《過零丁洋》：

辛苦遭逢起一經，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裏歎零丁。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說起來南朗的人文歷史和景觀確實令人矚目，此地千百年來薰陶了不少文人詩客。這裏有一座匡廬古廟，廟前工工整整地刻有一副耐人尋味的石聯：

神仙福地真人府；名士騷腸古佛心。

南朗培育出來的孫中山，留下了不少對聯，多為博大精深，含義雋永。特別值得推薦的，包括1905年的題小桃園書齋：

眼底兩行專制淚；胸中一卷自由書。

寫於1912年10月24日的挽秋瑾聯：

江戶矢丹忱，感君首贊同盟會；軒亭灑碧血，愧我今招俠女魂。

1919年的題聯：

修身豈為名傳世；作事惟思利及人。

更有1922年題贈宋慶齡女士的對聯：

精誠無間同憂樂；篤愛有緣共死生。

以及1923年為國民黨改組題贈全體同仁的膾炙人口的佳作：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以前還聽老人講過一件趣事。年輕的孫中山從日本留學歸來時途經武昌總督府，想見湖廣總督張之洞，便遞上帖子“學者孫文求見之洞兄”。張之洞想，是哪里來的一介書生？便在紙條背後寫了個回言：“持三寸帖，見一品官，儒生妄敢稱兄弟”，讓僕人謝客。沒想到孫中山隨即對出下聯：“行千里路，讀萬卷書，布衣亦可傲王侯”。張之洞讀罷，大為讚賞，立即親自敞開大門迎客。

對聯之外，孫中山的律詩更是嚴謹工整、文采斐然。

1899年秋，剛過而立之年的孫中山寫下了一首七絕《詠志》：

萬象陰霾掃不開，紅羊劫運日相催。  
頂天立地奇男子，要把乾坤扭轉來。

這首口語化的七言小詩顯淺易讀，但極具鼓動性，後來曾被用作動員國民革命的口號，故又稱為革命歌或起義歌。其中“紅羊”借用了典故，說是南宋理宗時，有一位名叫柴望的算命先生上書朝廷，預測每逢丙午和丁未年，國家必有禍患，其中因為天干的“丙、丁”和地支的“午”在陰陽五行裏都屬火，為紅色，而“未”在地支是羊，故此“丙午丁未之厄”也叫做“紅羊劫”。孫中山這裏亦以“紅羊”諧音太平天國領袖“洪、楊”，暗喻革命時機日漸成熟，滿清劫運即將到來。

1906年，湖南人劉道一從日本留學回國，在家鄉從事國民革命的宣傳和組織工作，但次年1月被捕，就義於長沙，年僅二十二歲。作為同盟會成立後第一次武裝起義犧牲的第一位會員，劉道一受到同盟會同志的隆重追悼。2月3日追悼會上，孫中山即席痛賦哀詩《挽劉道一》：

半壁東南三楚雄，劉郎死去霸圖空。  
尚餘遺業艱難甚，誰與斯人慷慨同！  
塞上秋風悲戰馬，神州落日泣哀鴻。  
幾時痛飲黃龍酒，橫攬江流一奠公。

1907年12月，孫中山親自指揮廣西鎮南關起義，失利後率軍退入越南，在馬背上感慨不已，吟了一絕：

咸來意氣不論功，魂夢忽驚征馬中。  
漠漠東南雲萬疊，鐵鞭叱吒厲天風。

1918年，孫中山曾在廣州與胡漢民、朱執信等人談詞論詩。他對中國古典詩歌推崇備至：“中國詩之美，逾越各國，如三百篇以逮唐宋名家，有一韻數句，可演為彼方數千百言而不盡者”。他對於詩的創作規律亦

頗具高見：“或以格律為束縛，不知能者以是益見工巧。至於塗飾無意味，自非好詩。然如‘床前明月光’之絕唱，謂妙手偶得則可，惟決非尋常人能道也”。

孫中山不愧是個詩人，或者說是極具潛質可以成為一個偉大詩人，只是他一生胸懷宏圖大志，要成就救國拯民大業，無意做個墨客文人而已。今年是辛亥革命 100 周年，值舉國上下紀念偉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之際，特擬此文，追憶孫中山先生作為革命詩人的另一個非凡側面，以示懷悼。